

历史剧《海瑞罢官》和 • 有关问题的讨论

(资料汇编之一)

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印

1965年12月

目 录

《人民日报》编者按语·····	(1)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姚文元 (3)
读者来信要求讨论《海瑞罢官》问题·····	《文汇报》 (23)
上海戏剧学院三位同志的来信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两位同志的来信	
复旦大学历史系四位同志的来信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三位同志的来信	
论海瑞·····	吴 晗 (36)
海瑞·····	吴 晗 (59)
海瑞骂皇帝·····	刘勉之 (68)
海瑞的故事·····	吴 晗 (71)
清官海瑞·····	吴 晗 (82)
《海瑞罢官》序·····	吴 晗 (85)
海瑞罢官本事·····	(91)
海瑞罢官(历史剧·内容介绍)·····	吴 晗 (94)
(《海瑞罢官》剧本略, 见 1961 年 11 月北京出版社出版 单行本, 1965 年 12 月 7 日《文汇报》转载。)	
谈历史剧·····	吴 晗 (97)
再谈历史剧·····	吴 晗 (102)
论历史剧·····	吴 晗 (114)

历史剧是艺术，但是和历史有联系·····	吴 晗 (120)
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	吴 晗 (131)
论历史人物评价·····	吴 晗 (135)
“史”和“戏”·····	繁 星 (153)
——贺吴晗的《海瑞罢官》演出	
看《海瑞罢官》所想到的·····	方 三 (156)
从海瑞谈到“清官戏”·····	馬連良 (161)
盖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	曲六乙 (164)
——读《海瑞罢官》散记	
评《海瑞罢官》·····	邓允建 (171)
《海瑞罢官》演出杂感·····	馬連良 (177)
《海瑞上疏》前记·····	上海京剧院 (183)
《海瑞上本》中海瑞的形象·····	小 捷 (186)
试评周信芳的新作《海瑞上疏》·····	卫 明 (189)
杂谈京剧《海瑞上疏》·····	卫 明 (197)
对海瑞的几点看法·····	蒋星煜 (199)

《人民日报》編者按語

姚文元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对海瑞这个历史人物和《海瑞罢官》这出戏，提出了很重要的批評意見。我們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問題，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問題。这个問題，在我国思想界中存在种种不同的意見，因为还没有系統地进行辯論，多年来沒有得到正确的解决。

本报过去也发表过吳晗同志的《海瑞罵皇帝》（笔名刘勉之，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論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还发表过其他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文章。我們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問題在报纸上展开一次辯論，欢迎史学界、哲学界、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踊跃参加。

毛泽东同志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傳工作 會議上的講話》一文中說过，“我們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給了新的保証。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評，就可以通过辯論，进一步闡明自己正确的意見。如果你写錯了，那末，有批評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

好。在我們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評和反批評，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項工作的好方法。”

我們希望，通过这次辯論，能夠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我們的方針是：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对于錯誤的意見，我們也采取說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我們一定要学会通过辯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錯誤思想。”

毛泽东同志又說，“这个方法可以使我們少犯錯誤。有許多事情我們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辯論中間，在斗争中間，我們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問題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見辯論的結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辯証法的发展。”

（原載 1965 年 11 月 30 日《人民日報》）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姚文元

從一九五九年六月開始，吳晗同志接連寫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等許多歌頌海瑞的文章，反復強調了學習海瑞的“現實意義”①。一九六一年，他又經過七次改寫，完成了京劇《海瑞罷官》，還寫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學習海瑞的“好品德”。劇本發表和演出後，報刊上一片贊揚，有的文章說它“深寓着豐富的意味”、“留給觀眾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為甘草劑，敢做南包公”②；有的評論文章極口稱贊吳晗同志“是一位善於將歷史研究和參加現實鬥爭結合起來的史學家”、“用借古諷今的手法，做到了歷史研究的古為今用”，這個戲更是“開辟了一條將自己的歷史研究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現實、為人民服務的新途徑”③；有的文章還說：“人們在戲里表揚‘清官’……是在教育當時的做官的，起着‘大字報’的作用。”④

既然《海瑞罷官》及其贊揚者提出了這麼重大的問題，並且廣泛地宣傳了他們的主張，我們就不能不認真地進行一次研究。

《海瑞罷官》是怎樣塑造海瑞的？

在這個歷史劇里，吳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處處事事為百姓設想”，“是當時被壓抑，被欺負，被冤屈人們的救星”⑤，在他身上，你簡直找不出有什麼缺點。看

来,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

为了塑造自己的英雄,作者是精心设计过的。安排这位青天大老爷的出场,就用了九场戏中整整三场戏。第一、二两场戏,海瑞都没有出场,剧本不惜笔墨地大写徐府即曾经斗倒严嵩、当过首相、退休在家的徐阶一家,如何霸占农民土地、强抢民女、贿赂官府打死贫苦农民赵玉山,正当在公堂上农民洪阿兰“满腔悲愤唤苍天”之际,一纸紧急公文带来海瑞将作应天十府巡抚的命令,得意忘形的官吏们如闻晴天霹雳,惊呼“这便如何是好!”连“衙役”都大叫“海青天要来了,这可不得了!”第三场戏海瑞穿便服上场了,作者安排他当面倾听“心如油煎”的“众乡民”如何用最敬仰的词句,倾吐对海青天的百般盼望,歌颂他是“公正为官”、“明断公案”、“口碑颂满”、“美政多端”……。虽然封建社会“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但呼冤的农民一致相信“海青天”这个官是一个例外,“海青天一定能替我们作主!”这种烘云托月的手法,是为了使观众强烈感到只有海瑞才能解救农民的痛苦。它说明了《海瑞罢官》并不是如作者所说的是写什么“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⑥,而是千方百计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

戏剧冲突围绕着“退田”展开。虽然吴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称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冤狱是从占田开始,“除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围绕着“退田”进行。“退田”被写成是“帮助穷农民办法的一种”^⑦,作为戏剧冲突最高潮的“罢官”,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剧本通过“乡民甲”的口特别说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户”;要观众记住:戏里写的是贫苦农民同徐阶等乡官、贪官之间的斗争,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

佃戶一边的。“海青天”果然不負众望，一上任就“为民作主”，他不但咒罵“高放債强占田眞眞市儉”，鼓动农民去“告状”，而且在公堂上颇有民主风度地征求告状的“父老們”的意见。农民要求退还被徐家和“各家乡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爷作主”，于是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文，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把一应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退田”之后，尖銳的阶级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貧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作者要貧农們“感恩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贊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飯，好光景就在眼前！”剧本告訴人們：尽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动，地主残酷的压迫和剝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办法去做，农民的“土地”、“衣飯”就統統可以解决，“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剧本还着重刻划了海瑞如何“为民雪恨”，大杀“貪官”。剧本反复宣传：“冤獄重重要平反”，海瑞决心“平民憤”，要把“恶官吏都扫尽”，“今日定要平民怨，法无宽恕重如山。”行动是剧本中海瑞判华亭知县王明友斬罪，判松江知府李平度“革职囚禁，听候朝命”，判徐阶儿子徐瑛絞罪。据吳晗同志自己说，为了不致让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沒劲头”，“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⑧。这样，罢官而去的海瑞，便成为一个反抗封建皇朝的胜利了的英雄。戏結束时，徐瑛被处死刑，徐阶昏倒下去了，新任巡撫惊惶失措，海瑞高举大印，昂然挺立，口说“大丈夫頂天立地”，心里想：“我海瑞还是胜利了！”作者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的任务，也“胜利”完成了。

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把自

己的命运托給“海青天”。为了衬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于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场的主要官吏統統設計成坏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

看完这出戏，人們强烈地感到：吴晗同志塑造的这个英雄形象，比过去封建时代許多歌頌海瑞的戏曲、小说都塑造得高大多了。尽管吴晗同志在剧本的单行本前面特地写了历史说明，还在“海瑞罢官本事”中摘录了許多条史料，企图使人們得到这样的印象：他是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写戏的；但是，人們仍然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問：封建社会的統治階級当中，难道真的出现过这样的英雄嗎？这个“海青天”是历史上那个真海瑞的艺术加工，还是吴晗同志凭空編出来的一个人物呢？

一个假海瑞

我們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根据我們看到的材料，戏中所描写的历史矛盾和海瑞处理这些矛盾时的階級立场，是违反历史真实的。戏里的海瑞是吴晗同志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編造出来的。

海瑞是一五六九年夏到一五七〇年春这段時間內，任应天巡撫的。当时，江南农村中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争十分尖銳。从正德到嘉靖、隆庆年間，随着地主階級用各种方法疯狂地掠夺农民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受的剝削越来越重。《日知录》載：“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说明松江一带絕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所占有。顾炎武虽沒有指明确切年代，据我們查到的材料，这个估計是符合明代中叶以后苏、松一带情况的。掠夺土地最厉害的，是依仗政治

势力扩大“皇庄”的皇族地主集团，此外就是一部分在乡間的官僚地主，徐阶就占有大量土地，有的说二十四万亩，有的说四十万亩，大約相当于今天上海市所属松江縣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或一半。海瑞所謂“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就是他亲眼所見的階級斗争尖銳化的写照。土地的集中，加速了农民同地主階級矛盾的尖銳化。农民大批破产逃亡，許多土地荒蕪，“无田者为人佣工”（《华亭县志》）。农民階級同地主階級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階級斗争的尖銳化，必然会影响地主階級内部各个阶层的相互关系。在土地絕大部分为地主占有的情况下，官僚地主主要继续兼并土地，不能不把对象集中到中小地主，以及“倩人耕作”的“富家”即“富农”（又叫“上农”）身上，因而地主階級内部矛盾也尖銳起来。同时，由于官僚地主隱匿了大批不交稅的土地，独占剝削果实，封建皇朝的財政十分困难，“帑藏匱竭”，一部分在朝的官吏不断要求查田，要求限制“皇庄”和其他庄田，限制继续兼并中小地主的“民田”。这就引起了朝野各派地主集团之間矛盾的尖銳化。而当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海瑞在“退田”中所反对的所謂“投献”。

投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势力的豪强地主收买同原田主有某种关系的狗腿子，把原田主的田“献”給自己，使原有的“富家”丧失土地，“献田”的狗腿子就变成这块土地的管家或二地主。另一种是中小地主、富农、个别或少数自耕农为了逃避严重的徭役和賦稅，把自己的田寄献给官僚地主。因为《明律》规定官僚可以根据品級的高低有减免徭役賦稅的特权，把田算在官僚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官僚地主乘机把想逃避徭役的中小地主和富农、自耕农的土地强占为己有。由于土地絕大部分都为地主、富农所占有，官僚地主通过“投献”

强占的土地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⑨。这是事情的本质。《海忠介公传》中记载：“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故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而士大夫既谢失势，又往往折入于暴贵者，以兼并为固然。乃豪强有力之人，视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与。”这里所说的“富者”，当然不是贫农，他们无田可“献”；而是指地方上“失势”的士大夫或没有政治身份的中小地主和富农。他们的“民田”不断被“豪强有力”的官僚地主兼并，达到“收之莫敢不与”的地步。既严重损害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又严重影响了皇朝的财政收入。

正因为这样，海瑞一到松江华亭一带，就发现当地的“诸生员”“乡官之贤者”甚至某些“府县官”，都“群声”反对徐阶这类大官僚地主兼并巨量土地，反对他们搞“投献”。“乡官之贤者”对海瑞说：“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囑事，民产渐消，乡官渐富”。后八个字不是活活画出大官僚地主吞并中小地主的一幅图画吗？海瑞下的结论是：“为富不仁、人心同愤”⑩，这个“同愤”，就是指中小地主、富农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对大地主兼并的共同的、政治态度。当戴凤翔这个江南大地主的代言人攻击海瑞纵容“刁徒”时，海瑞就用上述材料证明他的“退田”是以这些人的呼声为基础的。看来，海瑞的话符合事实。他的“退田”，反映了这些“民产渐消”的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共同要求，也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广大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越来越尖锐的阶级矛盾，有利于增加赋税收入，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

弄清楚这些历史事实以后，《海瑞罢官》怎样歪曲了阶级关系，就清清楚楚了。

海瑞要乡官退田，是要地主向农民退还土地吗？不是。

《明史》及几个海瑞传记都写明，海瑞要求乡官退田是退出“受献”的土地。“公严厉以治，下令受献者悉退还，或贖回。”这是削弱兼并，打击大地主。除退回官府之外，退出去的田，絕大部分还是落到原来“献田”的“弱者”、“富戶”即中小地主和富农手中，实际上保护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貧雇农既无田可“献”，无钱去“贖”，“退田”当然不会退到他們手里。怎么能够臆造出海瑞是一心一意为貧农获得土地而“战斗”呢？

海瑞要徐阶退田是为了“徐家佃戶”翻身嗎？根本扯不上。海瑞在給李春芳的信中说明过要徐阶“退田”的目的：“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車之戒。……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靜計也，幸勿以为訝。”这不是把海瑞的阶级立场说得再明白沒有了嗎？明明是为了“止”民风的“刁险”，是为了地主阶级不致在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被打倒，是为了徐阶“百年后得安靜”，哪里是什么征求貧农意见而解决“徐家佃戶”的土地問題！

海瑞搞“退田”是“为民作主”嗎？海瑞自己在《督撫条約》中告訴我們：他当巡撫的一切措施，都是“除积弊干相安，复祖宗之成法”。原来“祖宗”制定的《明律》中早有规定：“若将互爭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⑩这不正就是海瑞所处理的矛盾嗎？明皇朝早就规定这条反投献的法律，是为了緩和本阶级的内部矛盾，防止兼并恶性发展，以利于巩固整个地主阶级专政。这个法律后来成了一紙空文。海瑞不过在这个范围内搞了一下反投献而已，怎么能够把他写成为江南农民“作主”呢？

海瑞为了“穷农民”而反对过“高放債”嗎？最好听听海瑞

反駁戴鳳翔攻擊他的話：“先年糧長往往于收糧時，先除還自己平日私債，後算官數；富豪亦乘出米之時，伺逼償債，公私并舉，錢糧難完。臣……謂待完糧後，方私下取償，非禁不許還債也。”“公”是封建皇朝；“私”是地主土豪。海瑞說明自己并不反對鄉間的地主剝削，并不反對“放債”，只是為了解決皇朝的財政收入問題，反對鄉間大地主獨吞剝削果實。

海瑞從來沒有想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同地主之間的矛盾。他只是想緩和這個矛盾。海瑞自己就說過：“以下奉上，又不可缺，為之損益調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說明了他做的是“損益調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剝削限制在不妨礙地主階級根本利益的法定範圍之內，削弱農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剝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農民服從封建統治，遵守“禮義”“毋作強賊”，對已產生的農民暴動，他主張雙管齊下，“用兵安民，并行不悖”。他反對最反動的大地主，目的並不是削弱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是鞏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鞏固地主對農民的統治，鞏固明皇朝政權。這是封建統治階級各個集團、各個派別的共同利益，也是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所在。把海瑞寫成農民利益的代表，這是混淆了敵我，抹殺了地主階級專政的本質，美化了地主階級。海瑞一再表明自己對於皇帝忠心耿耿，他給高拱的信中痛陳自己內心時說：“區區竭盡心力，正欲為江南立千百年基業，酬上恩報知己也。”他怎麼能夠做出動搖“千百年基業”的事來呢？

對“退田”的描寫是假的。“平冤獄”的描寫是真的嗎？根據我們查到的資料，只能作出否定的回答。松江知府、華亭知縣根本沒有被殺、被革。海瑞任應天巡撫時，蘇、松一帶沒有撤掉任何一個縣以上的官。徐階的兒子根本沒有死，曾被判充軍。這件事也不是海瑞干的，而是徐階罷相後，徐階政敵高拱

再起时干的，张居正上台，这个判决就取消了。《明史·高拱列传》是这样写的：“阶子弟颇横乡里，拱以前知府蔡国熙为监司簿录其诸子，皆编戍，所以扼阶者无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徐阶列传》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抓徐阶儿子这件事，性质上是高拱乘机报复，执行者也是另外的官僚，同海瑞不相干。严嵩垮了之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之间进行过长期的夺权斗争。把内阁中不同政治集团的倾轧，硬移到海瑞身上，变成海瑞“站在穷农民一边”去“平民愤”，这不是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吗？吴晗同志明明知道历史上“徐阶的儿子只被判处充军”，但为了极力美化海瑞，仍旧要这样写，这说明他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是不惜改写历史的！

海瑞也不是像戏里写得那样“民主”。相反，他认为“江南民风刁伪”，“百端架诬，盖不啻十状而九”。他自言对付“刁讼”的办法是“衙门前尝不絕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认为这是好经验。海瑞在《兴革条例》中谈到“疑狱”时还说过：“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下有小注曰：“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为保护“贵贱之别”可以“宁屈小民”，这是地主阶级专政反动本质的表现。现在硬说海瑞如何民主，甚至会向农民请求“指教”，这岂不是把海瑞的政治立场给颠倒过来了！

看一看这些历史事实，再看一看《海瑞罢官》中的海瑞，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编造出来的假海瑞。这是一个用资产阶级观点改造过的人物。历史剧需要艺术加工，需要再创造，我们并不要求新编历史剧的细节都同历史一样，但必须要求在人物的阶级立场、阶级关系上符合历史真实。尽管吴晗同志曾经说过历史剧要“力求其比较符合于历史真实，不许可有歪曲，臆造”^②，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这个新编历史剧中海瑞的形象

已经同合理想象和典型概括没有什么关系，只能属于“歪曲，臆造”和“借古諷今”的范围了。

階級斗争的进程告訴我們：无论海瑞或海瑞以后的封建官吏，都无法使已经腐朽沒落的明皇朝恢复青春，更无法緩和农民仇恨的烈火。海瑞之后，松江农民依旧受着重重残酷的压迫和剝削，兼并、逃亡继续发展，階級矛盾继续尖銳化。一五八七年海瑞死，以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势如怒潮。一六四四年明亡，离海瑞死还不到六十年。在这样历史现实面前，剧本竟然要貧农对“退出”唱出“有土地何愁衣飯，好光景就在眼前！”欢呼“江南貧民从此有好日子过了！”这不是荒唐到可笑嗎？

《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

既然是一个假海瑞，我們就来看一看作者通过这个艺术形象宣扬了什么。

我們知道，国家是階級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階級压迫另一个階級的机关。没有什么非階級的、超階級的国家。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国家問題的基本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不能不承认，封建国家是地主階級对农民实行专政的工具。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統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內，只能是地主階級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階級的，决不可能是既为統治階級又为被統治階級服务的工具。当然，由于地主階級内部存在各种阶层和集团，由于階級斗争形势的变化，他們之間在这个或那个問題上，在对待大地主、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的态度上，在压迫农民的程度和方法上，会有区别，有斗争。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斗争的实质决不可能超越維護地主階級专政的范围。任何时候，我們都不能把这

种地主阶级内部斗争歪曲成农民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就拿“清官”同“贪官”的斗争来说，确实有过清官大老爷在地主阶级的法庭上、根据地主阶级法律的某些条文，惩办一些“贪官”的事；也有个别农民所告的恰巧是某个“清官”所反对的派别或集团中的一员，出现个别农民在这个“清官”面前“打赢”官司的事。这种现象迷惑过不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农民，使他们看不清“清官”的阶级面貌，看不清封建国家和封建法庭的阶级本质，地主阶级也经常利用这种现象来麻痹农民的觉悟，把“清官”当作掩盖阶级统治本质的工具，当作配合武装镇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明史》上就记载过地主阶级派出“清官”作为缓兵之计，然后把起义农民一举消灭的事^⑥。但是，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

《海瑞罢官》却向我们说：不！“清官”不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为农民阶级服务的。你看，戏里的海瑞是一个封建皇朝的钦差大臣，可是他却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向徐阶展开剧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护“徐家佃户”和所有贫苦农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现，同所有执行地主阶级专政的别的官吏相对立，“清官”和“贪官”之间的矛盾竟被写成保护农民和镇压农民的矛盾、退还农民土地和强占农民土地的矛盾，丝毫看不出“清官”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伸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

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

列宁说过：国家问题，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论国家》）。所谓“清官”“平冤狱”之类，作为国家问题的一部分，恐怕是被地主资产阶级弄得特别混乱的问题，成了毒害人民思想的一种迷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揭露这种假象，破除这种迷信。《海瑞罢官》恰恰相反，它不但不去破除这种迷信，而且在新编历史剧的名义下百般地美化地主阶级官吏、法庭、法律，加深这种迷信。农民本来还知道“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海瑞一出场就愤慨地问农民，地主恶霸“凭的是哪条王法？”教训农民：“这又是你们的不是了，为何不告？”在“平冤狱”的过程中，又反复强调“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之类掩盖“王法”阶级本质的话，并且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有海瑞这样的“清官”按“王法”办事，就能使法庭变成保护农民的场所，就能“为民雪恨”，就能平反“冤狱”，使农民获得土地。这不是把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统统当作保护农民的工具了吗？这不是把地主阶级专政镇压农民的本质一笔勾销了吗？这不是在宣传只要有地主阶级清官大老爷在衙门里“为民作主”，农民一“告”就能获得解放了吗？这种大肆美化地主阶级国家、宣传不要革命的阶级调和论的戏，还谈得上什么“历史剧的创作也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④呢？